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梁风雁/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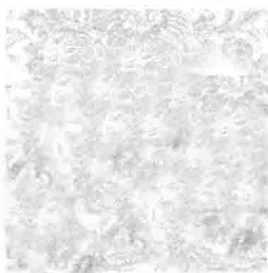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梁风雁/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慢与偏见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 梁风雁译.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5143 - 1569 - 1

I. ①傲… II. ①奥… ②梁…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435 号

傲慢与偏见

著 者	[英] 简·奥斯汀
译 者	梁风雁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010 - 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45 × 925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1569 - 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女小说家。生于乡村小镇斯蒂文顿，父亲是当地教区牧师。奥斯汀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但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主要教材就是父亲的文学藏书。奥斯汀一家爱读流行小说，多半是庸俗的消遣品。她少女时期的习作就是对这类流行小说的滑稽模仿，形成了她作品中嘲讽的基调。她20岁左右开始写作，共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和《爱玛》（也译《艾玛》）《诺桑觉寺》（又名《诺桑觉修道院》）和《劝导》，是在她去世后第二年发表的，并署上了作者真名。奥斯汀终身未婚，家道小康。由于居住在乡村小镇，接触到的是中小地主、牧师等人物以及他们恬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尤其是绅士淑女间的婚姻和爱情风波。她的作品格调轻松诙谐，富有喜剧性冲突，深受读者欢迎。



责任编辑：陈世忠

封面设计：刘红刚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6)
第四章	(10)
第五章	(13)
第六章	(16)
第七章	(22)
第八章	(27)
第九章	(32)
第十章	(37)
第十一章	(43)
第十二章	(47)
第十三章	(49)
第十四章	(53)
第十五章	(56)
第十六章	(60)
第十七章	(67)
第十八章	(70)
第十九章	(79)
第二十章	(83)
第二十一章	(87)
第二十二章	(91)
第二十三章	(95)
第二十四章	(99)
第二十五章	(104)
第二十六章	(108)
第二十七章	(113)

第二十八章	(116)
第二十九章	(120)
第三十章	(125)
第三十一章	(128)
第三十二章	(131)
第三十三章	(134)
第三十四章	(138)
第三十五章	(143)
第三十六章	(149)
第三十七章	(153)
第三十八章	(156)
第三十九章	(158)
第四十章	(162)
第四十一章	(166)
第四十二章	(171)
第四十三章	(175)
第四十四章	(185)
第四十五章	(190)
第四十六章	(194)
第四十七章	(200)
第四十八章	(209)
第四十九章	(214)
第五十章	(219)
第五十一章	(224)
第五十二章	(229)
第五十三章	(236)
第五十四章	(243)
第五十五章	(247)
第五十六章	(253)
第五十七章	(260)
第五十八章	(264)
第五十九章	(270)
第六十章	(276)
第六十一章	(280)

第一章

只要是有钱的单身汉，几乎都想娶一位或貌美如花，或温柔贤惠的太太，好像这已经是举世公认的真理似的。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虽然四邻八舍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那么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视他为自己女儿理所当然所要拥有的财产。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了没有？”

班纳特先生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说。

“的确租出去了，”她说，“朗格太太刚刚上这儿来过，她把这件事的底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班纳特先生没有理睬她。

“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租去的吗？”太太有点儿不耐烦地嚷起来了。

“既是你要说给我听，那我听听也无妨。”这句话足够鼓励她讲下去了。

“天哪！亲爱的班纳特，你知道吗，朗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阔少爷，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听说他星期一那天，乘着一辆驷马大轿车来看房子，觉得非常中意，当场就和莫理斯先生谈妥了；他还打算让几个用人下周末就先来打理打理，以便他能够在‘米迦勒节’以前就住进来。”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是已婚的人，还是单身汉？”

“噢！是个单身汉，亲爱的，的确确实是个单身汉，而且还很有钱！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可真是女儿们的福气呢！”

“这怎么说？关女儿们什么事？”

“我的好老爷，”太太回答道，“你怎么这样叫人无奈呢！告诉你吧，我正在盘算，他要是挑中我们一个女儿做老婆，该有多好！”

“他住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打算吗？”

“打算！胡扯，这是什么话！不过，他倒兴许看中我们的某一个女

儿呢？他一搬来，你就得去拜访拜访他。”

“我对他可没什么兴趣，你要么带着女儿去，要么就干脆让女儿们自己去。再不然，就你自己去吧。那或许会更好些，因为女儿们跟你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如你漂亮，或许当彬格莱先生看到你的时候，会挑中你呢。”

“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从前也的确有人赞赏过我的美貌，现在我可不敢说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了。一个女人家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该对自己的美貌再转什么念头。”

“这样看来，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对自己的美貌也转不了多少念头喽。”

“不过，我的好老爷，彬格莱先生要是成了我们的邻居，你的确应该去看看他。”

“老实跟你说吧，这不是我分内的事。”

“哦，亲爱的，就请你看在我们美丽的女儿的分儿上再想想吧。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是能攀上这样一户人家，该有多好。威廉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他们也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从来就没有拜望新邻居的习惯。我想只有你先去了我才能去啊，不然，我又怎么好意思去呢。”

“亲爱的，你过虑了。彬格莱先生一定乐意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把她嫁给他。不过，我可得在信上将我们的小丽萃夸赞一番。”

“我可不想你这么办。说实话，丽萃没有一点儿可以胜过其他几个女儿的地方。论漂亮，她抵不上吉英一半；论性子，她又抵不上丽迪雅一半。可你老是偏爱她。”“她们哪一个都没有值得夸奖的，”班纳特先生回答道，“她们跟别的姑娘一样，又傻，又无知；而丽萃倒显得比其他人聪明伶俐许多。”

“我的好老爷，你怎么舍得这样糟蹋自己的亲生女儿？你是在故意气我，好让你自己得意吧？你一点儿也不体谅我的神经衰弱。”

“亲爱的，你可真是错怪我了。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它们是我的老朋友。至少在这二十年以来，我对它们是尊重的，因为我一直能听到你严肃认真地提到它们。”

“啊！你不知道我受的是怎样的苦！”

“不过我希望你这毛病会好起来，那么，像这种每年有四千镑收入

的阔少爷，你就可以满心欢喜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搬来做你的邻居了。”

“你既然不愿意去拜访他们，即使有二十个搬了来，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放心吧，我的好太太，等到有了二十个，我一定一个个拜望到。”

班纳特先生就是这样古怪的一个人，在他一边插科打诨，挖苦别人的同时，他又能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真可谓变幻莫测。即使他那位太太已经积累了二十三年的经验，也还是摸不透他的性格。太太的脑子是很不善于分析的。她是个智力贫乏、胸无点墨、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她就认为是神经衰弱。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是她生平最大的心愿；而她生平最大的喜好，也无非是访友拜客，打听一些乏味无聊的新闻。

第二章

事实上班纳特先生是第一批去拜访彬格莱的人，尽管他在太太面前一直强调他不想去。等到他去拜访过以后，班纳特太太才在当天晚上知道实情。消息透露出来的经过是这样的——他看到第三个女儿在装饰帽子，就突然对她说：“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你这顶帽子，丽萃。”她母亲气愤地说：“我们既然不预备去看彬格莱先生，肯定就无从知道他喜欢什么。”“可是你忘了，妈妈，”伊丽莎白说，“我们将来可以在舞会上碰到他的，朗格太太不是答应过把他介绍给我们吗？”“她才不会这么做呢，她自己还有两个亲侄女呢。我可瞧不起像她这种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

“我也瞧不起她，”班纳特先生说，“你倒不指望她来替你效劳，这叫我听高兴。”班纳特太太没有理睬他，可是忍不住气，便骂起女儿来：“别那么咳个不停，吉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稍许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我的神经快被你弄得胀裂了。”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咳嗽也不知道拣个时候。”

“我又不是故意咳着玩儿。”吉蒂气恼地回答道。

“你们的舞会定在哪一天开，丽萃？”

“从明天算起，还得再过两个星期。”

“唔，原来如此，”她的母亲嚷道，“朗格太太可要挨到开舞会的前一天才能赶回来；那么，她可来不及把他介绍给你们了，她自己也还不认识他呢。”

“那么，亲爱的，你正可以占你朋友的上风，反过来替她介绍这位贵人啦。”

“办不到，我的好老爷，办不到，我自己还不认识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嘲笑人？”

“你这样周到的考虑着实让我佩服啊，亲爱的。两个星期的认识当然谈不上什么。跟一个人相处了两个星期，不可能就此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不过，要是我们不去尝试尝试，别人可少不了要尝试的。

话说到底，朗格太太和她的侄女一定不肯错过这个良机。所以，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只能亲自来办了。而且到时候朗格太太肯定会对我们心存感激的。”

女儿们都瞪着眼睛看着父亲。班纳特太太只随口说了声：“毫无意思！你怎么这样大惊小怪！”他嚷道：“你以为替人家效点儿劳介绍是毫无意思的事吗？”

“你这样的说法我可不大同意。你说呢，曼丽？我知道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少女，读的书都是皇皇巨著，而且还要做札记。”

曼丽想出语不俗，却又不知该怎样表达。于是班纳特先生接下去说：“让曼丽仔细想一想再发表意见吧，我们还是重新来谈谈彬格莱先生。”

“我就讨厌谈彬格莱先生。”他的太太嚷起来了。

“哎呀，真是遗憾哪，”班纳特先生惊叫道，“你竟会跟我说这种话，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今天上午听到你这样说，那我当然不会去拜访他啦。这真叫不凑巧。现在既然已经拜访过了，那以后少不了要礼尚往来了。”

正如他所料，女士们听他这么一说，都诧异地瞪着眼睛，好像看到什么怪物似的。尤其是班纳特太太，比谁都惊异得厉害；不过，这样欢天喜地地喧嚷了一阵以后，她假装很不屑地说道：“我早就料到了。”

“哦，亲爱的，你真是我的救星啊。我早就想到我的话你会听进去的。你既然疼爱自己的女儿，当然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好的机会被别人抢去。我真太高兴啦！你这个玩笑开得真太有意思了，谁想到你竟会今天上午去拜访他，而且还对我们保密，然后给我们一个惊喜。”

“你现在可以放开声咳嗽了，我可怜的吉蒂。”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原来他看到太太那样得意忘形，不免觉得有些厌恶。门刚一关上，班纳特太太便对她的几个女儿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真是太好了，真不知道你们怎样才能报答他的恩典；再说，你们还应该好好感谢我一番呢。跟你们说实话，我们老夫妻活到这么一把年纪了，哪有兴致天天去交朋结友；可是为了你们，我们随便什么事都乐意去做。丽迪雅，乖宝贝，别看你年纪小，可说不定等到开舞会的时候，彬格莱先生就偏偏会选中你呢，呵呵。”

“噢！”丽迪雅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把它当一回事。年纪虽然是我最小，论个儿我可是最高的。”

于是，她们一方面猜测那位贵人什么时候会来回拜班纳特先生，一方面盘算着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就这样把一个晚上的工夫消磨在闲谈中了。

第三章

有了五个女儿来助阵，班纳特太太没完没了地向丈夫询问彬格莱先生的这样那样，可尽管如此，丈夫的回答却总不能叫她满意。母女们想尽办法对付他——赤裸裸的问句，巧妙的设想，离题很远的猜测，什么办法都用到了；可是他并没有上她们的圈套。最后她们迫不得已，只得向邻居卢卡斯太太间接地打听消息。可想而知，卢卡斯太太报道的必定全是好话。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第一步，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去探寻并获得彬格莱先生的那颗似乎很神秘的心。

“我只要能看到一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幸福地安了家，”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看到其他几个也匹配得这样门当户对，那我此生就没有别的奢望了。”

等待是漫长的。不过幸运的是，没过多久，彬格莱先生就登门回拜班纳特家了。他在主人的书房里跟他盘桓了十分钟左右。他久仰班纳特先生几位小姐的年轻美貌，很希望能够见见她们；但是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小姐们比他幸运，她们利用楼上的窗口，看清了他穿的是蓝外套，骑的是一匹黑马。

不久后，班府又发请帖请彬格莱先生吃饭。班纳特太太已经计划了好几道菜，每道菜都足以增加她的体面，说明她是个会当家的贤主妇。可是事不凑巧，彬格莱先生第二天非进城不可，无奈，鉴于这种情况，彬格莱只能回信致歉，说是吃饭的事得推一推了。班纳特太太大为不安。她想，此人刚来到哈福德郡，怎么就进城有事？于是她开始担心了；照理他应该在尼日斐花园安定住下来，看现在的情形，莫不是他经常都得这样东漂西泊，行踪不定？亏得卢卡斯太太对她说，可能他是到伦敦去邀请那一大群客人来参加舞会，这才使她稍许减除了一些顾虑。纷纷扬扬的传说马上就扩散开来了，说什么彬格莱只带了六个女佣而不是十二个，而且还有他自己的姐妹和表姐妹等等，各说不一，

沸沸扬扬。也因为这样，班府的女儿们才稍稍安了一下心。

后来等到这群贵客走进舞场的时候，却一共只有五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还有另外一个青年。

舞会的主角——大有绅士风度的彬格莱先生，仪表堂堂，和颜悦色，收放自如，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一种贵族气息。他的姐妹也都是些优美的女性，态度落落大方。他的姐夫赫斯脱只不过像个普通绅士，不大引人注目，但是他的朋友达西却立刻引起全场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魁伟，眉清目秀，举止高贵，于是他进场不到五分钟，大家都纷纷传说他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男宾们都称赞他的一表人才，女宾们都说他比彬格莱先生漂亮得多。他似乎天生就是来吸引人们的眼球的，半个晚上的时间，大家都以爱慕的眼光盯着他。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大家发现他不仅为人骄傲，而且还看不起别人。大伙儿觉得巴结不上他，因此对他起了厌恶的感觉，他那众望所归的极盛一时的场面才黯然失色。他既然摆起那么一副讨人嫌、惹人厌的面貌，那么，不管他在德比郡有多大的财产，也挽救不了他，况且和他的朋友比起来，他的什么财富、气质根本就不值一提。

以彬格莱先生的魄力，没多久他就熟悉了舞会的主要人物，而且还热情问候。他生机勃勃，为人又不拘泥，每一场舞都少不了要跳。使他气恼的是，舞会怎么散场得这样早。他又谈起他自己要在尼日斐花园开一次舞会。他这些可爱的地方自然会引起人家对他产生好感。他跟他的朋友是多么显著的对比啊！达西先生只跟赫斯脱太太跳了一次舞，跟彬格莱小姐跳了一次舞，此外就在室内踱来踱去，偶尔找他自己人谈谈，人家要介绍他跟别的小姐跳舞，他怎么也不肯。大家都断定他是世界上最骄傲、最讨人厌的人，希望他不要再来。其中对他反感最厉害的是班纳特太太，她对她的整个举止都感到讨厌，而且这种讨厌竟变本加厉，使得周围的气氛有点僵硬，因为他得罪了她的一个宝贝女儿。

因为舞会上女宾居多，所以伊丽莎白·班纳特空坐着，眼睁睁地看着两场舞缓缓结束。达西先生当时曾一度站在她的身旁，彬格莱先生特地歇了几分钟没有跳舞，走到他这位朋友跟前，非要他去跳，两个人的谈话给她听到了。

“来吧，达西，”彬格莱说，“我一定要你跳。我不愿看到你独个儿这么傻里傻气地站在这儿。还是去跳舞吧。”

“我绝对不跳。你知道我一向多么讨厌跳舞，除非跟特别熟的人

跳。在这样的舞会上跳舞，简直叫人受不了。你的姐妹们都在跟别人跳，要是叫舞场里别的女人跟我跳，没有一个不叫我活受罪的。”

“我可不喜欢像你这样挑肥拣瘦，”彬格莱说道，“随便怎么我也不愿意；不瞒你说，我生平没有见过今天晚上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你瞧，其中几位真是美貌绝伦。”

“你当然啰，舞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姑娘在跟你跳舞！”达西先生说，一面望着班府上年纪最大的一位小姐。

“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尤物！可是她的一个妹妹就坐在你后面，她也很漂亮，而且我敢说，她也很讨人爱。让我来请我的舞伴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你说的是哪一位？”他转过身来，朝着伊丽莎白望了一会儿，等她也看见了他，他才收回自己的目光，冷冷地说：“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到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你还是回到你的舞伴身边去欣赏她的笑脸吧，犯不着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

彬格莱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舞伴身边了，之后，达西先生也走了。伊丽莎白依旧坐在那里，对达西先生委实没有什么好感。不过她却蛮有兴致地把这段偷听到的话去讲给她的朋友听，天生的活泼调皮的个性，使得她遇到任何可笑的事都会兴趣盎然，到处传说。

这个夜晚对于班府的人来说可谓难忘至极、高兴至极。大小姐由于彬格莱先生邀她跳了两次舞，所以这位贵人的姐妹们都对她另眼相看。班太太看到尼日斐花园的一家人都这么喜爱她的大女儿，觉得非常得意。吉英跟她母亲一样得意，只不过没有像她母亲那样声张。伊丽莎白也为吉英快活。曼丽曾听到人们在彬格莱小姐面前提到她自己，说她是邻近一带最有才干的姑娘；但是最幸运的要数珈苔琳和丽迪雅了，她们今天晚上从来没有因为一场舞缺舞伴而烦恼，每次都会有绅士主动来请她们跳。而这，也恰恰是她们每次开舞会时最关心的事了。母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她们所住的浪搏恩村（她们算是这个村子里的望族），看见班纳特先生还没有睡觉。且说这位先生平常只要捧上一本书，就忘了时间，可是这次他没有睡觉，却是因为他极想知道大家朝思暮想的这一盛会，经过情形究竟如何。他很早就猜测他的太太会对那位所谓的贵宾失望透顶。但是，他立刻就发觉事实并非如此。“噢！亲爱的，”她一走进房间就这么说，“我们这一个晚上过得太快活了，舞会

太好了。你没有去真可惜。吉英那么吃香，简直是无法形容。在场的所有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彬格莱先生认为她很美，跟她跳了两场舞！你光想想这一点吧，亲爱的；他确实跟她跳了两场！全场那么多女宾，就只有她一个人蒙受了他两次邀请。当他和卢卡斯小姐跳第一场舞的时候，我看到他站到她身边去，不禁有些气恼！不过，他对她根本没意思，其实，什么人也不会对她有意思；当吉英走下舞池的时候，他可就显得非常着迷了。他立刻打听她的姓名，请人介绍，然后邀她跳下一场舞。然后他第五场又跟吉英跳，第六场是跟丽萃跳，还有‘布朗谢’。”

“要是他能够多一点仁慈之心，稍稍体谅一下我，”她的丈夫不耐烦地叫起来了，“他就不会跳这么多，一半也不会！天哪，不要提他那些舞伴了吧。噢！但愿他头一场舞就跳得脚踝扭了筋！”

“噢！亲爱的，”班纳特太太毫不理会，又接着说，“我非常喜欢他。他真是太漂亮啦！他的姐妹们也都很讨人喜欢。我生平没有看见过任何东西比她们的衣饰更讲究。我敢说，赫斯脱太太衣服上的花边——”话还没说完就被班纳特先生打断了。

这位可爱的老爷对谈论衣饰毫无兴趣。她因此不得不另找话题，于是就谈到达西先生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无礼的态度，她的措辞辛辣刻薄，而又带有几分夸张。

“不过，我认为值得庆幸的是，”她补充道，“丽萃不中他的意，这对丽萃并没有什么可惜，因为他是个最讨厌、最可恶的人，不值得去奉承他。那么高傲，那么自大，叫人不可容忍！他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还嫌人家不够漂亮，配不上跟他跳舞呢！哦，亲爱的，当时要是你在场就好了，那样的话就能替我好好地教训一下那个家伙了，他真是令人厌恶至极啊。哦，天哪，愿上帝保佑。”

第四章

吉英一般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对彬格莱先生大加赞扬的，可是当她和伊丽莎白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向她的妹妹诉说衷肠，说她自己多么爱慕他。

“他真是一个典型的好青年，”她说，“有见识，有趣味，人又活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讨人喜欢的举止！那么大方，又有十全十美的教养！”

“他是长得很漂亮，”伊丽莎白回答道，“一个年轻的男人也得弄得漂亮些，除非办不到，那又另当别论。他真可谓一个完美无瑕的人。”

“他第二次又来请我跳舞，我真高兴死了。我真想不到他会这样抬举我。”

“你真的没想到吗？我倒替你想到了。不过，这正是我和你大不相同的地方。你遇到人家抬举你，总是受宠若惊，我就不是这样。他第二次再来请你跳舞，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你比起舞场里任何一位小姐都要漂亮得不知多少倍，他长了眼睛自然会看得出。他向你献殷勤你又何必感激。说实话，他是那样的可爱，你喜欢他是理所当然的。要是能早点遇见他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喜欢那些令人生厌的蠢货了。”

“哦，亲爱的丽萃！”

“唔！我知道，你总是太容易产生好感。你从来看不出人家的短处。在你眼睛里看来，天下都是好人，你都看得顺眼。我生平从来没听过你说人家的坏话。”

“我倒希望不要轻易责难一个人，可是我一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哦，亲爱的姐姐，我还不了解你吗？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为人，这也正是让我倍感奇怪的地方。凭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竟会忠厚到看不出别人的愚蠢和无聊！你走遍天下，到处都可以遇到伪装坦白的人。可是，这可只有你做得到。怎么，难道你也喜欢彬格莱先生的姐妹